



金陵春

吱吱·著

猫系少女成长记

爱你，从来都不是一场错误

起点超高人气推荐TOP1

白金大神继《庶女攻略》
后全新暖心力作

贰

第十四届华语文学
传媒盛典获奖作品

赠 × 当红插画师呀呀倾情手绘唯美海报 × 超萌猫爪元气卡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吱吱·著

金陵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春. 贰 / 吱吱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20-6

I. ①金…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1245 号

责任编辑 陈 潇
封面绘图 呀 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版式 吕翡翠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金陵春 贰

吱吱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 314 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20-6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115	101	078	062	046	033	015	001
—	—	—	—	—	—	—	—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集萤	护送	打算	重逢	谣言	礼物	中元	接近



246	230	214	194	177	162	146	130
—	—	—	—	—	—	—	—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误求	过年	搬家	腊八	当年	困惑	探望	和好





第十八章 接近

周少瑾很是惊讶，却忍着没表现出来，而是笑着挪开了目光，像没有看见吴宝璋似的。

吴宝璋有些意外。她咬了咬唇，最后还是没有过来。

袁氏和吴夫人寒暄了片刻，就借口看见了熟人带着周少瑾等人往东边的小厅去。没想到吴夫人却一直跟着她们，直到进了小厅，袁氏看见了一位四旬的美妇，向沔太太引荐说这是官街梅府的刘太太时，吴夫人竟然不顾脸面地上前自我介绍了一番。

刘太太看着就是个好脾气的，一直笑着没作声，等到开席的时候，却不动声色地坐到了袁氏身边。吴夫人见桌上没有了空位，这才才讪讪地去了隔壁的桌子。

周少瑾看见吴宝华眼底闪过一丝寒光。她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吴家的人都不好惹，最好还是离远点。

用过午膳后，顾家十六小姐的婆家人给她插钗，袁氏等长辈被请到了顾家十六小姐的闺房，周少瑾等小姑娘则被留在院子里。

周少瑾对定亲的仪式不像其他的小姑娘那么感兴趣，就站在院子的石榴树下等沔太太。

旁边有两个小姑娘在那里窃窃私语：“你看见没有，那个就是吴家的大小姐。听说上次在程家闹了笑话的，怎么没几天又在外面行走？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另一个人语带讥讽地道，“吴家又不是什么讲规矩的人家。你可能不知道吧？吴家就她还长得有几分姿色。吴大人放出话来了，要在金陵给她找个婆家，而且不问年龄家世，有才者为婿。你们想想，不问年龄家世，那就是说，要选做官的了，只要是做官的就行，也不管是死了老婆还是品行不端的喽？这哪里是要选女婿，这是在选同僚！”

周少瑾很是意外。

吴宝璋是因为程家的事所以才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呢，还是吴大人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拿吴宝璋出去联姻？怪不得吴夫人又带了吴宝璋出来交际应酬，想必想给她尽快找个婆家嫁了吧。

有人也听到了两个小姑娘的话，道：“看不出来，她这么可怜！”

也有人反驳：“可怜什么？这是她的命。谁让她摊上了这么个爹呢！”

有人轻轻地拉着周少瑾的衣袖。周少瑾回头，看见一张白净的脸。她有些不解。

那人道：“周家二小姐，你不认识我吗？”

她的声音细细的，带着几分怯弱，周少瑾实在是没什么印象。

小姑娘很是失望，道：“我，我是孙侍郎家的……”

周少瑾记起来了。她是那个和吴宝璋在程家厢房里说话的小姑娘，后来自己和吴宝璋争起来时跑了的那个姑娘。

“是你！”周少瑾笑道，“对不住，我不怎么记得住人……”

小姑娘笑了起来，道：“我知道，是吴家大小姐让你委屈了……你当时顾不得其他……你是和谁来的？我和我祖母来的，我祖父曾经是顾家的学生。你们呢？”

周少瑾简洁地说了说自己的事。

有人喊她：“周家二小姐！”

周少瑾回头，看见吴宝璋朝她走了过来。

孙小姐忙低着头，颇有些躲闪吴宝璋的味道。

吴宝璋的注意力全放在周少瑾的身上，并没有注意到孙小姐。“周家二小姐，”她笑吟吟地屈膝给周少瑾行了个福礼，道，“上次的事真是我不对，是我捕风捉影，乱说话，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是我来金陵城之后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希望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成为好朋友。你能原谅我吗？”

周少瑾发现周围的人都竖着耳朵在听。她不禁在心里冷笑。看着哄骗不行，就改变了策略装愧疚了？不管吴宝璋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在这种情况下，她若是拒绝了吴宝璋的道歉，不免会给人得理不饶人、心胸狭窄的感觉。既然要比大方，那就看看谁更大方吧！

周少瑾索性笑道：“吴大小姐言重了！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又何谈‘原谅’之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还请吴大小姐不要放在心上。我每天除了上课、抄经书，就是做针线，吴大小姐有空的时候不妨去家里坐坐，我是很欢迎吴大小姐去做客的。”

“这就好！”吴宝璋长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的模样儿，笑道，“我还一直担心你在责怪我，现在看来，倒是我多心了。”她说，上前几步，想去挽周少瑾的胳膊。

周少瑾像没有看见似的，转过身挽了孙小姐的胳膊，笑道：“孙小姐，这位是金





陵府父母官吴大人家的千金，上次二房老祖宗做寿的时候，你们曾经见过，你还记得吗？”

周围传来细细的窃语声。

孙小姐硬着头皮和吴宝璋打招呼。

吴宝璋十分热情，问起两人别后的情形。

孙小姐磕磕巴巴地应了几句，就朝周少瑾投去求救的目光。

周少瑾正要给孙小姐解围，挤在顾家十六小姐门前的人突然像被洪水冲洗似的分成了两边，顾家太太陪着顾家十六小姐的婆家人走了出来。

孙小姐在周少瑾耳边道：“我祖母不让我跟吴家的人玩。”

周少瑾讶然。

孙小姐已转移了话题，指了指顾家十六小姐的闺房道：“二小姐，你看。”

周少瑾望过去。大热天的，顾家太太陪着的那妇人穿着三品夫人的服饰，花钗、花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婚丧嫁娶，请了家里最有地位的人出来撑场子，这很平常啊！周少瑾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孙小姐已感慨道：“顾家的姑娘都嫁得很好。上次十四小姐出嫁的时候，来插钗的虽然没有诰命，可戴的一串十八子的羊脂玉手串，我祖母说，那是有传承的古物，价值连城……”

周少瑾笑了起来，低声道：“放心，你也会有的。”

孙小姐羞红了脸。

一旁的吴宝璋则打趣孙小姐：“看来孙小姐这是想要嫁人了吧？”

孙小姐闻言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晌才道：“吴大小姐好生奇怪，女孩子家，竟然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吴宝璋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她从小在乡下，小姐妹间常这样说笑的……她额头冒汗，忙道：“我，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同样的话，周少瑾说得，她却说不得。那次在程家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她是聪明人，自然明白这其中的缘由。

继母罚她禁足，拿了厚厚的一本佛经让她抄，还美其名曰要她清心反省，像寺院里似的，每日只供应两餐素食，过午不食，她饿得晕过去几次，要不是哥哥偷偷地送些吃食给她，她能不能活着见到父亲恐怕都难说。而父亲之所以放她出来和继母应酬，也不过是想把她嫁个能对父亲仕途有所帮助的人而已……她和在场的这些小姐不一样，她们犯了错有人包容，她犯了错，却只有死路一条！

“孙小姐，”吴宝璋抓住了孙小姐的胳膊，道，“我，我真是无心的……”她眼底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哀求之意。

孙小姐并不是那种刻薄的女孩子，见吴宝璋的姿态摆得这么低，有些慌张起

来，忙道：“你别，我没有怪你……”

吴宝璋松了口气。

周少瑾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被吴夫人禁足之后再出现的吴宝璋，相比从前，骨子里的那份清高自傲已经不见了，变得更加卑躬屈膝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自尊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旁边有人“扑哧”一声笑。

吴宝璋脸色骤变，循声望去。周少瑾也好奇地望了过去。

是个和吴宝华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穿着件茜红色焦布比甲，细白布挑线裙子，眉清目秀，胸前却戴了个赤金镶百宝的璎珞，明晃晃的，十分耀眼。

小姑娘见她们望过来，不仅没有躲开，而且还十分大方地朝她们笑了笑。

周少瑾愕然。

院子里一阵喧哗——顾家大太太和顾家十六小姐的婆家人出了院子，顾七奶奶招呼着大家去花厅里抹牌，听女先生说书。

周少瑾看见沔太太站在台阶上找她，便问孙小姐：“你是和我去花厅还是在这里等你祖母？”

“我还是在这里等我祖母好了。”孙小姐柔声道。

周少瑾朝着吴宝璋点了点头，快步朝沔太太走去，和袁氏、姐姐聚到了一起。几个人往花厅去。

周少瑾忍不住回头朝那小姑娘站的地方望去。那小姑娘已不见了踪影。

顾家的姻亲很多，周少瑾也不认得几个人，只是觉得那小姑娘特别大方，这才多看了几眼，既然别人已经走了，她也没再放在心上。

来的女眷分成两拨，一拨抹牌，一拨听女先生说书。

袁氏和沔太太原本想去听书的，结果被人拉去了抹牌。顾七奶奶看见周少瑾和周初瑾落了单，把顾十七姑叫了过来陪她们。

十七姑就问她们：“我们去哪里好？要不，也去听书？”

周初瑾无所谓，周少瑾见吴宝华陪着吴太太在花厅里打牌，吴宝璋和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子站在廊庑下听书，她想了想，笑道：“能不能到院子里走走？”

“好啊！”十七姑笑道，“离这里不远是我们家的水榭，那边的风吹着特别凉爽。”

周少瑾跟袁氏和沔太太说了一声，跟着十七姑去了水榭。

周氏姐妹和十七姑坐在水榭的美人靠上聊天：“……十九娘是你们的姑姑吗？”

十七姑点头，笑道：“我们的上一辈，全叫‘娘’。我们这一辈，全叫‘姑’。”

周少瑾很惊异。

十七姑哈哈地笑，十分爽朗，道：“我们家的人太多了，不这样排名，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水榭外就有人道：“十七姑，是你吗？我听着声音就像是你！”





十七姑跳了起来，探出头去叫道：“阿朱，我十六姐插钗之前还问起你，说你怎么没来。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刚才去了哪里？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周少瑾顺着十七姑的目光望过去，看见了个珠光宝气的璎珞项圈。原来是那个笑吴宝璋的小姑娘。

听这口气，这小姑娘叫“阿朱”，和顾家的小姐们都很熟。

湘妃帘一撩，阿朱带着个年约四旬的仆妇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我一早就跟着我娘过来了，被你们家大太太拉着说了半天的话，好不容易脱了身，结果十六姐姐婆家的人已经来了，我只好趴在窗边看了半天。”她得意地道，“我就知道十六姐姐会问起我，所以等插钗的人走了，我就跑进去跟她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听说你们在这边，就带着宫嬷嬷过来了。”她自来熟地和周少瑾、周初瑾打着招呼：“这两位是周家姐姐吧？你们长得可真漂亮！刚才大家都说顾家来了两位大美女，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们两个。还好我聪明，想到了十七姐。”她自我介绍道，“我闺名叫朱朱，今年十二岁，应该比你们都小，你们叫我阿朱就是了。我们家里的人都这么叫我。”

周少瑾和周初瑾都是比较沉静的性格，阿朱开朗活泼又热情大方，两人都对她挺有好感的。周少瑾和周初瑾上前和朱朱见了礼。周初瑾笑道：“我的确比你大，那我就叫你一声‘阿朱’了！阿朱，我妹妹今年也十二岁，不过她是冬天生的，应该比你小！”

“真的！”阿朱顿时喜笑颜开，道，“我是四月份生的，那我就是姐姐了！”她让周少瑾喊她姐姐，并道：“姐姐要给妹妹见面礼的。”

周少瑾窘然。

跟着阿朱进来的宫嬷嬷就咳了一声，温声道：“初次见面，大小姐您也没有准备见面礼，还是等下次再说吧！”

“也是！”阿朱眼儿笑成了弯月，道，“我还是第一次做人姐姐，是得好好准备个见面礼才行。”说着，她去拉周少瑾的手，对她道：“你什么时候有空了，去我家做客。”

宫嬷嬷又咳了一声。

阿朱立刻不耐烦起来，道：“难道因为我出身良国公府，就不能交朋友了吗？”

宫嬷嬷尴尬。

周少瑾恍然。难怪她行事如此自信大方，原来是良国公府的大小姐。她要是没有记错，良国公没有妾室，只有一儿一女，都是嫡出。儿子应该是那个朱琨，朱鹏举了，女儿就应该是这个朱朱了。

周少瑾笑道：“以姓为名，倒也少见。”

阿朱嘿嘿地笑，道：“我原来叫珍珠的‘珠’，后来我瞧着这名字不好，就改了朱红的‘朱’。是不是比珍珠的‘珠’字好听点？”

周少瑾点头：“颇有特色。”

“我也这么觉得!”阿朱得意扬扬地道,不再提做客之类的事,让周少瑾松了口气。

有仆妇过来,看见她们“哎哟”一声,道:“十七小姐,老安人正在找你们呢!”

“找我们?”周少瑾指了指自己胸口。

仆妇点头,笑道:“老安人说,她那里三缺一,让我或找了两位周小姐,或找到阿朱小姐……”

众人目瞪口呆。

十七姑问那仆妇:“是打马吊还是打叶子牌?”

那仆妇笑道:“打叶子牌。”

十七姑问周少瑾姐妹:“你们会玩吗?我不会玩,从前都是我十六姐陪老安人打牌的。”

“我也不行!”阿朱叫了起来,“我坐不住……”

周少瑾不会玩。在她的记忆里,姐姐会玩。她希望姐姐能抓住这个机会,给老安人留下些许印象,以后也好和顾家的那位十五小姐搭讪。她朝姐姐望去。

周初瑾犹豫了片刻,道:“我会倒是会,就是玩得不好……”

十七姑和阿朱都如释重负,十七姑更是拉着周初瑾就走:“不会才好……不会你就会输……我们家老安人,嘿,那是高手……你赢了,她不高兴;你有意输给她,被她看出来,还是不高兴……不会,正好!”

周少瑾骇然,让那仆妇派个人去跟袁氏和沔太太禀一声,这才跟着周初瑾等人去了老安人那里。

阿朱却躲在门口不愿意进去。她对周少瑾和十七姑道:“我就在这里等你们……我们等会儿去花园里扑蝶去。”

周少瑾很是诧异。

阿朱讪讪地道:“老安人每次见到我都要我陪她老人家抹牌……”

虽然刚刚认识,周少瑾已经看出来了,阿朱是个好动的性子,以她的年纪,让她陪着个老人家抹牌的,确很难受。

周少瑾和姐姐了然地笑了笑,和十七姑进了屋。

牌桌子早已支好了,老安人正坐在铺了猩红色毛毡毯的牌桌前一个人翻着牌玩。看见她们进来,非常高兴,对身边一位穿着鸦青色湖绸比甲、白色挑线裙子的妇人道:“你可以走了,我现在有人陪了……”接着笑咪咪地朝着周少瑾招手,道:“二丫头,坐到我身边来。”

周少瑾忙道:“老安人,我不会打牌!我姐姐陪您打牌!”

“这样啊!”老安人有些失望,但很快又高兴起来,对那妇人和周初瑾道:“你们都坐下来。我们趁着她们在听书多打几盘,等会儿戏散了场,你们又都要回去了。”

两人笑着应“是”,坐了下来。





又有小丫鬟端了凳子过来给周少瑾和十七姑。

另一个牌角是个丫鬟，看着也有二十出头了，十七姑悄悄地告诉周少瑾：“这是我曾祖母身边的大丫鬟。”

苗嬷嬷则坐在老安人的身后帮老安人看着牌。

十七姑就指了指那妇人和周少瑾耳语：“……是我姑姑，排行十三，姑父去世后，太祖母就把十三姑姑接了回来。我们姐妹都跟着她读书。”

打牌的老安人突然对周初瑾道：“四郎刚来过，你们知道吗？”

周少瑾立刻明白老安人指的是程池，而周初瑾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笑道：“我们在前面看十六小姐插钗，不知道池舅舅来过。他有什么事吗？”

老安人闻言眼睛就笑成了一条缝，道：“他听见我唠叨，就留了心，帮我们家十九娘找了桩冥婚……”

池舅舅……给人介绍冥婚……

周少瑾觉得自己都有点绷不住了。周初瑾更是瞠目结舌。姐妹俩交换了一个眼神。

老安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自顾自地道：“对方也是读书人，十九岁的时候死的，颇有家资，还准备过继个儿子给他们供奉香火……”一副十分满意的样子。

周氏姐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顾十三娘柔声道：“祖母每次见到你们的舅舅都会说起这件事……她老人家年事已高，我们只能由着她老人家高兴了。”

周少瑾表示理解。可池舅舅帮着做这件事……她怎么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阿朱在窗外朝她们招手。

周少瑾和十七姑坐了一会儿，就找借口溜了出来。

阿朱咯咯地笑，道：“我们到花园去。”

今天顾家来了很多客人，这其中有吴宝璋这样让周少瑾心生提防的，也有像孙小姐这样主动示好的，去了花园，谁知道又会遇到谁呢？

她道：“我们不如就坐在院子里聊天吧？”

这样姐姐找起她来也不费劲。

阿朱一看就是那种很少有玩伴儿的人，只要有人陪着，怎样都好。她立刻应了。

周少瑾就朝十七姑望去。

十七姑的性子也很随和，立刻笑道：“好啊！那我就让丫鬟们给我们端几把竹椅子过来，沏壶茶，上些点心瓜果。”

阿朱连声称“好”。

周少瑾就想到了程笏，道：“我有个表姐，和阿朱的性子很像，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

“好啊，好啊！”阿朱笑眯眯地点头。

丫鬟们上了茶点，十七姑就把程池给自己夭折的十九姑姑介绍了一桩冥婚的事告诉了阿朱。

阿朱惊呼：“程子川可真厉害啊！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似的。”

程池字子川。阿朱既然知道他的字，就算不认识他本人，也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声。

周少瑾道：“你认识池舅舅？”

“嗯！”阿朱笑道，“有一次我哥哥要去秦淮河玩，我爹爹知道了，不准。可我哥哥说，是跟程子川一道去的，我爹爹立刻就答应了。我娘知道了，就跟贴身的嬷嬷说：‘我说鹏举怎么转了性，去秦淮河，不偷偷去，还跟国公爷说一声，敢情是打着程四爷的招牌啊！’”她绘声绘色地学着良国公夫人说话的样子，笑容可掬地道，“我当时就留了心，等哥哥回来的时候，就跑到大门口去瞧了瞧。长得没我哥哥英俊，可他人很好，很和气，又有耐心，从来不发脾气，不像我哥哥，动不动就说要把我丢出去，再就是让我跪祠堂……”

周少瑾不禁点了点头。她也觉得程池是个很温和的人。

“不过，”阿朱托着腮道，“冥婚哦……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问周少瑾：“你说，我要是托你舅舅把我带去看热闹，他会不会答应啊？”

“应该不会吧！”周少瑾沉吟道，“我们看着这件事挺热闹的，说不定举办冥婚的两家人挺悲伤的。这样大大咧咧地去看，我总感觉到有些不敬！”

十七姑赞同道：“我听家里的人说，十九姑姑很聪明，我祖父不止一次地说，如果十九姑姑是个男孩子就好了。十九姑姑去世的时候，我祖母一夜之间白了头……”

阿朱点头，但还是忍不住道：“到时候我让人问问程子川，说不定他会带我去呢？”

十七姑不以为然。

阿朱看了看四周，见丫鬟婆子都隔得远远的，凑到她们俩面前道：“过几天我爹要带着我哥哥进京了！”

周少瑾和十七姑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自然知道藩王无诏不得进京的规矩，两人都很惊讶。

阿朱就道：“我听我娘说，有个叫刘永的做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你们知道秉笔太监是做什么的吗？就是帮皇上批红的，内阁的大学士们都得看他的眼色……他当了秉笔太监之后，就跟皇上说，各地的藩王都有十几年不曾入京朝拜了，皇上恐怕都不认识藩王府长大的世子们了。所以皇上就让各地的藩王分批入京。我爹和我哥哥排在了头一批里，九月份就启程。我娘说，我爹爹觉得，程家在京城生意能做得这么大，你舅舅肯定和朝中的大小官员都很熟悉，想请了你舅舅同去……也不要他做什么，只要他遇到什么事给我爹报个信，让我爹有个准备……”





这恐怕不好吧？

皇上最忌讳京官结交藩王，一样也忌讳藩王结交当地官绅。何况程家既有人在庙堂为官，又是金陵百年的世家……

周少瑾道：“程家在京城做生意那么大，应该是泾大舅舅的功劳吧，是不是与池舅舅没有太大的关系？”

阿朱愣住，随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

十七姑也笑，比阿朱好一点，她只是用帕子掩了嘴笑。

自己哪里说错了？周少瑾望着阿朱和十七姑，神色茫然。

阿朱笑得更厉害了。

十七姑怕周少瑾脸上过不去，忙拉了拉阿朱的衣袖，道：“你怎么笑起来就没完没了？少瑾妹妹一看就是个不怎么出门的，程家的人也不可能自己夸自己，她又怎么会知道程四叔的事？”

阿朱点头，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笑，一面拿了帕子擦了眼角的泪，一面道：“我听我娘说，你舅舅小的时候就很孝顺，有胆量。有一次龙虎山张天师奉诏进京，你们长房的老太爷那时还活着，但已病入膏肓，你舅舅让人领路，去了张天师落脚的三清观。可那张天师岂是随随便便能见的？你舅舅用据说是天一教派开派祖师张道陵亲手抄录的半本《老子想尔注》请了张天师为程家老太爷治病，程家老太爷才多活了半年。

“后来他接手程家的庶务，河道总督谷景玉奉旨治理淮河，结果户部和工部打嘴仗，银子怎么也拨不下来，眼看着就要春耕了，那些河工都要回去务农，谷景玉急得团团转，你舅舅那时候刚刚把裕泰票号做起来，就敢借银子给谷景玉。谷景玉借了裕泰的银子，第二年，他上书朝廷，皇上让两淮盐运使帮着河道还银子，整整两年，两淮的盐引全都给了你舅舅……裕泰票号就是这么把生意做起来的。”

这么厉害！周少瑾额头冒汗。

阿朱压低了声音，道：“不过，我哥哥说了，皇上之所以让两淮盐运使帮河道还银子，是你舅舅走了万童的路子。”

周少瑾非常惊讶。照阿朱这么说，池舅舅很早就认识万童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池舅舅才会给万童十万两银子呢？她忙道：“你会不会弄错了？泾大舅舅不是在京城为官吗？说不定是泾大舅舅帮的忙！”

阿朱嘿嘿地笑，道：“当初你们府上长房的大老爷和黄理争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时候，人家黄理的曾祖父、祖父都曾是内阁大学士，你们长房的大老爷硬生生地把别人给踢开了，凭的是什？就是因为你舅舅和万童交好，万童赤膊上阵，亲自帮你们长房的大老爷在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申敏之面前说项，申敏之没有办法，正好你们长房的大老爷又够资历，申敏之只好让黄理去了通政司……直到今天，黄

理都不和你们长房的大老爷说话……”

周少瑾忙道：“如今万童不是被贬到金陵，由刘永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吗？池舅舅如果早年间和万童私交莫逆，他这次陪着你父亲和哥哥进京，不被刘永忌恨就好，又怎么能帮上你父兄的忙呢？”

见她言之有物，阿朱顿时觉得自己遇到了知音——她对这些朝野之事很感兴趣，但不管是宠爱她的父亲、对她言听计从的母亲还是她风流倜傥的哥哥，都不喜欢她过多关注这些事。没想到来顾家做客，竟然交到了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她咯咯地笑，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万童是皇上在潜邸时的大伴，那刘永难道就不是？你舅舅既然和万童关系不错，和那刘永的关系当然也不错，所以我父兄才会佩服你舅舅，说他是能干大事的人，我爹爹更是希望我哥哥能近朱者赤，学到你舅舅的些许手段，把良国公府打理得花团锦簇，一片热闹繁荣！”

左右逢源？脚踏两条船？周少瑾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多，好像就越糊涂似的。

阿朱见她还懵懵懂懂的，“哎呀”一声，笑道：“你别多想了，反正你池舅舅很厉害。你若是有何事求他，不管上天入地，他肯定能帮你办好了。”说到这里，她长叹了口气，道：“不过，他和那张天师似的，你想得他一句应诺，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池舅舅原来这么厉害！

一个念头闪过，周少瑾愣住。

她怎么就没有想到？她不是一直想要找个人警示程家吗？既能在泾大老爷面前说得上话，自己又有机会接触的，不正是程池吗？

如果程池真的像阿朱说的那样，自己只要得了他的一句承诺，就算是他怀疑自己，一样可以把消息递给泾大老爷，而且泾大老爷还有可能以为这是程池得来的消息……那可就不再完美不过了！至于之后的事，就算池舅舅要杀要砍，她该做的已经做了，问心无愧，随他怎么处置去！

周少瑾想起程池温和的眼眸，心里隐隐觉得，就算是他发脾气，也不会做出什么特别暴虐的事来……

可她怎么才能和池舅舅说上话呢？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周初瑾关切地问她：“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还是谁说了什么让你不喜欢的话？”

“没有啊！”周少瑾道。想起牌局结束后她们要离开时顾家老安人拉着周初瑾的手不住地夸周初瑾是个好孩子，让周初瑾以后没事的时候要常去顾家串门，她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悄声地问姐姐：“你输了多少钱？”

“老安人的牌打得不大，”周初瑾笑道，“不过输了七八百文钱罢了。”

周少瑾怕姐姐担心，就把阿朱邀请她七月半那天一起去逛庙会的事告诉了姐姐：“……说若是我们这边不好跟长辈说，她让她娘给我们发帖子。”关于程池的事，她只字没提。





“那你想去吗？”周初瑾柔声地问。

“不想去。”周少瑾很怕那种热闹嘈杂的环境，道，“我正为怎么推托苦恼——我又不想让阿朱伤心。”

“我来给阿朱回信吧！”周初瑾笑道，“就说七月半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回周家祖宅祭祖，不能跟她逛庙会了。”

周少瑾笑眯眯地点头。把这些事交给姐姐，果然是再正确不过的决定了。

回到九如巷，袁氏问周初瑾：“老安人怎么突然想到把你们姐妹俩叫去陪她老人家打牌？顾家的姑娘多，她老人家向来喜欢找顾家的姑娘打牌的。”

周少瑾不由得抢着道：“或者这件事与池舅舅有关！”

袁氏有些意外。平日里，只要有姐姐在场，周少瑾是很少说话，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她挑了挑眉。

周少瑾笑道：“我听老安人说，池舅舅给顾家的十九娘找了桩冥婚……”她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并道：“泾大舅母没有遇到池舅舅吗？我们过去的时候老安人说池舅舅刚走没一会儿。”

袁氏愕然，道：“我没有遇到四叔……或许他只是专程为这件事去的。”随后她就转移了话题，和沔太太道：“我们若是定好了给十六小姐添箱的东西，会抄一份礼单给你的，你们看着准备就行了，用不着和我们一样。顾家和郭家是几代人的交情，自然会与其他人不同些。”一副不愿意多谈的样子。

沔太太笑道：“我知道了。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梅花巷。”

袁氏笑着颌首。

第二天，周少瑾去寒碧山房抄经书。

郭老夫人问她：“顾家好不好玩？”

“好玩。”周少瑾乖巧地道，“我还认识了顾家的十七姑，良国公府的阿朱小姐。”

郭老夫人呵呵地笑，道：“听说你池舅舅给顾家的十九娘安排了一桩冥婚。对方是哪户人家的公子？是怎么死的？死的时候多大的年纪？家中的父母可还主持家中的事务？”

周少瑾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了郭老夫人。

郭老夫人听后很欣慰的样子，道：“倒也勉强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

这也讲究门当户对的吗？周少瑾冒汗。

郭老夫人叹道：“这是老安人的一块心病。如今四郎能帮老安人除了这块心病，老安人心里肯定很高兴。四郎能代我们在老安人面前尽孝，我很高兴。”

周少瑾安静地听着。

翡翠进来禀道：“老夫人，四老爷过来了！”

周少瑾正愁没有办法和程池搭上话，程池就到寒碧山房来见郭老夫人了，周少瑾心中一阵欣喜。她以后岂不是有机会在寒碧山房遇见池舅舅？

周少瑾习惯性地站了起来，准备回避。可她刚站起来，就觉得有些不妥。如果每次池舅舅来她都避开，又怎么能和池舅舅说上话呢？她一时间有些犹豫。

郭老夫人却没有想这么多，她忙吩咐翡翠：“快请了四老爷进来！”

翡翠笑着应“是”，出了宴息室。

郭老夫人这才发现周少瑾还站在自己的旁边。

她原想让周少瑾回避的，可看着周少瑾有些不知所措的神色，她又决定让周少瑾留下——毕竟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遇到长辈突然来访，自己又没有明确的示意，她不知道怎么做也是正常的。至于说到男女大防，两人既差着辈分，又差着年龄，而且还是亲戚，也不必那么拘谨。

“坐下来说话！”郭老夫人招呼周少瑾，笑道，“来的也不是别人，是你池舅舅，长房的四老爷。”

周少瑾松了一口气，笑了笑，温驯地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翡翠打帘，程池走了进来。他今天穿的是件月白色细葛布道袍，石青色细布福鞋，插着青竹簪子，手上挂着一串紫檀木的一百零八子佛珠，身上淡淡的雅香若隐若现地传过来，带着些许的矜贵，气度雍容。

周少瑾站了起来。

程池朝她笑了笑，上前给郭老夫人行了礼。

郭老夫人没等程池弯腰就上前携了他，温声道：“这几天越发炎热起来，你吃得可好？睡得可香？”

程池也没有勉强，顺势就站了起来，笑道：“我那边绿树成荫，又临近清溪湖，凉爽得很。倒是母亲，早晨晚上多去荷塘边走走，一来避暑，二来可以强身健体。要不，您去藻园住几天？那边湖光山色，景致更好。”

“不用。”郭老夫人呵呵笑着，和程池一左一右地坐在了圆桌旁，道，“出一趟门太麻烦。我在这里住习惯了，要什么杳杳儿的東西顺手就能找到，到了那儿却只能将就，我还是住在寒碧山房的好。不过，倒像你说的，应该早晚去荷塘边上走走。”

小丫鬟端了茶点上来。周少瑾机灵地帮着摆点心。程池又笑着看了她一眼。

郭老夫人见了，笑道：“人老了，这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这是四房周家的二小姐，我请了过来给我抄经书。”

周少瑾像不认识他似的，屈膝蹲身行了个福礼。

程池笑着点了点头，道：“来者是客，我和母亲在这里说话，就不用你服侍了。”

仿佛晴天霹雳，周少瑾张口结舌。她原以为想和程池搭话的阻力来自郭老夫人或是世俗的礼教，却没有想到程池会避开她。那她怎么能和程池说上话呢？周少瑾半晌都没有反应过来。

